

在改革的春风中阅读中国

——访《人民中国》日文专家横堀克己

曹鹏程



数十年光阴流逝，对于一个国家只是历史中的一瞬，但对于一个人则几乎就是一生。《人民中国》的日文专家横堀克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把青春和事业完全与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外国人。

从驻华记者到外国专家

我与横堀先生约好在他的办公室相见。一大早，年近古稀的他早已等候在那里。我的采访就在他选择从事新闻工作开始。

横堀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求学期间，为了研究中国，他整日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自学汉语一边查阅各种中文资料，其中《申报》对“五卅惨案”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中国的五卅运动》。1965年，刚刚毕业的横堀报名参加了《朝日新闻》的招聘考试，语言考试他选择了中文。1964年是日中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日中之间实现了互换记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奇缺，被录取的横堀马上成为驻华记者的后备人选。但是，日本新闻业等级森严，新人需要磨砺才能堪当重任，横堀辗转多个部门，直到1981年，他才实现了到中国工作的愿望，成为《朝日新闻》驻北京特派员。1990年，横堀再来中国担任了《朝日新闻》北京分社社长。在此期间，他采访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和中日友好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利于中国开放和日中友好的文章和评论，并在新华社发行的《参考消息》上刊登过署名报道和评论。

几次常驻北京，让横堀对这片土地更加眷恋。2001年，当他从《朝日新闻》退休后，没有在日本安享清福，而想实现一个心愿——继续为日中友好做贡献。早在大学时代，横堀就是中国外文局主办的日文

月刊《人民中国》的忠实读者，他说是这本杂志给了他中国历史文化的启蒙，也培育了他日中友好的感情。他欣然接受了《人民中国》的聘请，成为该刊日文专家、编辑顾问和编委。他把《人民中国》当作奉献给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媒介和桥梁，他所撰写的文章《翻开历史新篇章——再现毛泽东和田中角荣会谈的情景》，在日本各界反响强烈。2007年他发表的《中日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好评。2003年他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亲眼目睹沧桑巨变

在中国工作的经历让横堀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沧桑巨变。1973年春，横堀借一次参加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机会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当时他所看到的中国很落后，城镇乡村房屋都很破旧，人们衣着色彩单调，商品奇缺，农民的劳动热情也不高。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到北京常驻，印象最深的就是布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名目繁多，当然对外国人还是有优待，可以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到一些稀有高档商品。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改革开放不仅给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空前的精神解放。开明的政治使中国人心情更加舒畅，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个性发挥也有了更大空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几乎都穿着同样的中山装、白衬衣，爱美的姑娘也只能悄悄地在衬衣领子上配一点外面看不到的装饰。90年代的中国都市人穿着开始多姿多彩，和东京、纽约没什么区别。

横堀作为外国记者，也从工作角度感受着这种变化。综合国力的增强让中国人更加自信，世界也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的巨变。上世纪《朝日新闻》的北京分社设在齐家园外交公寓，记者住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这两处几乎集中了所有外国媒体和机构，而现在外国媒体可以随意选择办公和居住地点。当年的采访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到京外采访需要外事办的工作人员陪同。而今天，外国媒体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权限不断被放宽，而且不论是名人还是普通



横堀克己近照。

百姓，都比以前更愿意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让横堀感受最深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化，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解放前，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许多日本人才对中国产生了好感，但近年来，由于两国间出现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摩擦，又让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变得复杂；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建立之后，全世界遭遇金融危机，日本人真切体会到依赖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横堀认为，现在日本几乎没有人反对日中友好，没有人反对发展日中关系。

听总设计师谈改革开放

在横堀记忆深处，最难忘的是受到邓小平的接见。1979年，横堀随朝日新闻代表团访问北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代表团提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围绕中国是不是真心搞改革开放、为什么搞、搞什么等问题展开。那是邓小平第一次公开对国外媒体系统地阐述改革开放政策。当时会见大厅里华丽的吊灯有的亮有的不亮，邓小平指着吊灯对代表团说：“我们搞改革，为的就是要让那里亮起来！”

此后30年，横堀亲眼目睹改革开放让中国各地都“亮”了起来。深圳是横堀多次到过的城市。1979年那里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几年后横堀再去深圳，那里正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地上的人们脸上虽然疲惫但充满对好日子的期待。后来他又多次去过深圳，繁华的面貌让他很难与当年的景象联系在一起。每天早晨，许多住在深圳的人挤上轻轨去香港上班，对面开来的高速列车里也挤满了来深圳上班的香港居民。

横堀曾三次来到四川成都郊区一个叫簇乡的村落。1979年，他第一次到那里采访，结识了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早早出门去田里干活，妻子在家中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操持家务；1985年，横堀又去簇乡采访，那对年轻夫妇开了一家小作坊，10多个姑娘手工制作童帽，拿到车站去卖；1994年，横堀第三次来到这里，这对夫妇已经拥有了一家初具规模的企业，孩子准备去城里考高中，丈夫则开始和横堀谈论招商引资的问题了。这是中国多年发展的真实写照。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宝贵启示之一是：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改变命运，过上好日子。

左图：横堀克己在新疆考察时与少数民族儿童在一起。



假如有人说，到本世纪末，威尼斯将会被大海淹没，成为一座沉睡于海底的都市，你可能以为是危言耸听。在去威尼斯之前，我也把此预言看作是杞人忧天，不相信这座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会由文化遗产变成“文化遗产”。直到走近她后，我才真实地感到，这座声名远播的水城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那天，灰蒙蒙的天空飘着细雨，湿漉漉的船只密密麻麻地挤在岸边。站在码头极目远望，威尼斯主岛就像一块巨大的珊瑚礁，浸泡在浩浩荡荡的海水里。进岛后，再向大海望去，高涨的潮水似乎顷刻间就要漫过堤坝，漫向孤立无依的城池。面对海水的冲击，人的视觉很难再保持平衡，“岌岌可危”一词顿时在脑际闪过。

威尼斯的美景得益于水，威尼斯的风情离不开水。在主岛上游览，无论走到哪里，映入眼帘的都像是一幅幅充满诗意的水粉画：茫茫天幕下，飘洒着细雨；雨丝里，蜿蜒着窄窄的水巷；水巷边，拱跨着弯弯的小桥；小桥上，流淌着清清的河水，水面上，滑行着尖尖的贡多拉船……

水为威尼斯营造着欢乐，也给威尼斯带来了烦恼。据专家预测，全球在90年之后，将有11处美景从人类视线中消失，其中就包括威尼斯。由于大陆板块漂移、地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地下水开采等诸多因素，威尼斯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下沉。在过去的100年内下沉了23厘米，再下沉23厘米只需要短短50年时间。威尼斯人生活的中心——圣马可广场只高出警戒水位30厘米，每年有1/3的日子泡在水里。如此危局，仅

不堪承受之美

王兆贵

靠筑堤固坝恐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威尼斯面临的困境已引起关注，科学家们也纷纷献策。为保护这座华美的水城，威尼斯人已经在采取一切可能奏效的措施。通过修堤、建闸和往地下注水来拯救古城。然而无论是“摩西”计划还是甘博拉蒂方案，成功的预期至少还要10年之久。资金预算不得而知，代价无疑是高昂的。

威尼斯确实美。为她的美景所吸引，每年涌入主岛的人流络绎不绝。这

座目前只有6万居民的水城，仅2007年游客人数就达2100万。但在威尼斯，维护“美”、承载“美”、拯救“美”成了当地政府的一道难题。现任市长马西莫·卡格里说，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支付包括修复建筑、填高地基、清理沟渠等方面的费用；由于所有物资都要靠船运进，这里的生活费用要比20公里外的莫利亚诺高出两倍。

水多的地方，桥自然也多。威尼斯有500多座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马可广场旁边运河上的叹息桥。这座桥，是古时法院向监狱押送死囚的必经之路。囚犯在过桥时，一般会停下脚步，透过桥上的小窗看一眼美丽的街道，发出叹息，因此这座桥被称为叹息桥。站在叹息桥上，我仿佛听到圣马可大教堂传来的凄冷的晚钟声，面对浩瀚的泻湖，回望泪流满面的威尼斯，内心发出了另外一种叹息：奔流的海水滔滔不绝地向威尼斯“接吻”，为什么不能保佑她天长地久？“美于水而殇于水”，这也许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的自然法则所起的作用吧。

离岛时听人说，威尼斯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限制进岛游客的数量。到那时，必须提前申请并纳税，获准后才能买机票出发，并按照约定的时间排队进岛观光。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倒不失为替威尼斯减轻“美”之负重的一剂良方，也有利于这座古城长存人间。

旅人心语



本版责任编辑：王莉

驱车驶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过半小时，便来到小镇圣伊西德罗，阿根廷著名女作家维多利亚·奥坎波故居就坐落在这里。今年是她辞世后的第30个年头，但她对拉美文学成长的贡献仍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

沿着小径前行，一座高大气派的橙黄色法式建筑伫立眼前。这幢建筑由维多利亚的父亲亲自设计，1890年落成，曾是奥坎波一家的避暑别墅之一，与它同岁的奥坎波在这里度过了童年。

1890年4月7日，奥坎波出生在阿根廷一个贵族家庭。她的父母与总统是挚友，父亲曾出任政府部长。像当时许多贵族子女一样，奥坎波通晓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她11岁时就开始用法语创作散文，但终其一生，奥坎波都为自己没有首先学会西班牙语而感到遗憾。一方面是由于对自己祖国和拉美大陆的诚挚爱恋，另一方面，也是女作家在用西班牙语创作时常感觉力不从心的缘故。

初秋北京已有了丝丝凉意，但当我走进灯火辉煌的北京世纪剧院时，感受到的却是一股股涌动的友好暖流。9月4日夜，朝鲜电影乐团演唱会在这里隆重上演，那些曾深深打动过中国观众心灵的歌曲，穿越了30多年的悠悠岁月，在神州舞台上再度唤起人们久远的记忆。

晚会在旋律高亢、荡气回肠的女高音独唱《一片丹心》(电影《血海》主题曲)中拉开了序幕。紧接着，电影《永生的战士》、《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中的十几首歌曲依次唱响，令观众大饱耳福。

成立于1958年5月7日的朝鲜电影乐团为朝鲜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中国观众的记忆里，许多朝鲜电影的名字都与影片中那些优美动听的歌曲连在一起。这是朝鲜电影乐团的首次访华演出。张明日团长在谈到朝鲜电影乐团的艺术特色时对记者说，电影音乐是朝鲜人民最喜欢的音乐，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随着电影的放映，其中的乐曲便迅速传播。朝鲜电影音乐的歌词和旋律非常通俗，易为百姓接受，也易上口。50年来电影乐团始终在金日成领袖和金正日将军的关怀指导下成长。金正日将军明确指出，没有音乐的电影是不完整的，具体指明了电影音乐的方向。因为中国曾是金日成领袖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多次访问过的国度。在中朝友好年期间，我们带来这些老歌，用中国观众熟悉的旋律架起朝中之间友谊的桥梁。

为了让中国观众享受原汁原味的朝鲜艺术经典，主办方不仅盛邀影片音乐的演



出班底来到中国，而且还三赴朝鲜，搜集原版影片，为观众创造全方位的视听享受。对朝鲜电影情有独钟的央视主持人崔永元亲自担任了这次演出的艺术总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这一代人是看着朝鲜老电影长大的，对朝鲜的电影音乐很有感情。这次演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朝鲜电影乐团的合唱，只有10多名演员，但如果你闭上眼睛聆听，感觉仿佛有数十人在合唱。电影乐团的演员平时都是“幕后英雄”，但登上舞台后，表演自然纯真，可以说，这是一群“简单”的艺术家为大家奉献一场“复杂”的艺术演出。

从演出曲目安排上可以看出朝鲜艺术家为这次访华演出做了精心的准备。晚会除演唱朝鲜电影歌曲外，还特别穿插了用中文演唱的中国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此外还有一首深受青年人喜爱的中国流行歌曲《红旗飘飘》。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全场观众便会随着音乐一起打着节拍，或随声和唱。当电影《卖花姑娘》中女主角花妮的扮演者、人民演员洪英姬走上舞台与观众见面时，观众席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将一束束鲜花献给这位只在银幕上见过的艺术家，用以表达对花妮的喜爱和对朝鲜艺术家的敬意。当人民演员崔三淑登台

聆听岁月回响

观朝鲜电影乐团访华演出

王莉

重新唱起将近40年前她为电影《卖花姑娘》演唱的主题歌时，全场热烈的气氛达到高潮。崔三淑曾经是平壤纺织厂的普通工人，后来在朝鲜领袖关怀和培养下成长为深受人民喜爱的歌唱家。多年来她曾演唱过电影《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电影主题曲以及3000多首电影插曲，参加过2600多场演出。金正日将军称赞她是对电影音乐有贡献的国宝级歌手。过去中国观众对她“只闻其声、未见其人”，这次则有机会一睹“庐山真面目”了。

观众中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一首首朝鲜老歌打开了他们珍贵的青春记忆，观众中也不乏“80后”、“90后”的小字辈，他们更多是从父辈的讲述中知道朝鲜电影的。提起当年朝鲜电影里的台词和音乐，许多人仍念念不忘。中场休息时，一位中年女士向我谈起她对朝鲜电影的印象，脱口而出《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台词：“好看的脸蛋上能长出大米啊？人家一年可挣六百工分呢！”说完，她爽朗地笑了起来……

晚会在《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缓缓落幕，留在观众心中的，是那久久澎湃的激情畅想和意犹未尽的深情回忆。

上图：朝鲜电影乐团的艺术家们在演唱，右一为人民演员崔三淑。

贵，漂亮的眼睛中却闪烁着倔强与独立。画中的奥坎波手持书，似乎在预示她与文学密不可分的人生：著名的文学杂志《南方》就诞生在这座别墅里，如今各个房间都可以看到原版杂志。这本由奥坎波创办的杂志诞生于1931年，在此后61年里，共发行了371期，是当时整个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文学专刊，也是了解上世纪30至60年代拉美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曾获诺

书林人生

陈晓航

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胡里奥·科塔萨尔曾多次表示《南方》对他们的创作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南方》引导了整整一代阿根廷作家阅读加缪、萨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大批拉美作家在这本杂志上刊发新作，豪尔赫·博尔赫斯《杜撰集》中大部分作品首刊于《南方》，阿克塔维奥·帕斯、聂鲁达、加西亚·洛尔卡、拉斐尔·阿尔贝蒂等著名作家和诗人的许多作品也由《南方》走向世界。这座别墅还曾接待过众多文学大师级人物如博尔赫斯和泰戈尔等。他们在这里讨论文学创作，交流对战争和主义的看法，有分歧甚至争吵，但幽默、惊喜和智慧使得奥坎

波别墅始终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成为当时文化名流的聚集地。奥坎波以个人魅力和不懈努力，推动了阿根廷乃至拉美文学与欧亚间的交流和对话，对拉美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奥坎波的聪慧，她对文学的独到见解，赢得了许多著名文学家的赞赏；她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建工作，也是唯一出席纽伦堡审判的阿根廷人。奥坎波1930年继承这座别墅后，拆除了她眼中阴沉压抑的深色实木墙围和艳丽的花卉墙布，将墙面全涂成了简洁明快的白色，只在餐厅和一处拐角保留原样以纪念先辈。她将别墅里所有豪华吊灯都换成了台灯或落地灯，将西方传统风格的罗马柱、油画和壁炉，与毕加索设计的地毯、乡土气息浓郁的藤制座椅及东方风情的工笔画、漆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